

对海德格尔之“思”的阐释

吴书林

(南开大学哲学系,天津市 300071)

摘要: 作为一位思者,海德格尔一生都行进在“思”的林中路中,面对作为形而上学完成的现代技术的本质——座架对生命的侵扰和控制,他认为只有通过思才能唤醒形而上学对存在的遗忘,才能找到失落的家园,诗意地栖居。因此有必要从思之可能、思之发生以及思之期备三个方面来阐释海德格尔之思,以显现他对人之生存境遇的追问。

关键词: 海德格尔;思;存在;现代技术

中图分类号: B516.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677(2007)03-0116-04

一、思之可能

首当其冲我们要追问的什么是思?然而这种延续传统的追问方式正好堵塞了我们抵达真正的思,使真正的思拂袖而去,隐匿不露。海德格尔认为,所谓的“什么是思”并不是要给思下一个普遍的定义,我们学会了这个定义就懂得了思的本质,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手电筒”去找或照哪是思哪不是思,可以当作万能的钥匙来了结一切。如同存在一样,我们不能给思下一个所谓的普遍的定义,“思”就是思之本身,就是去思。这种思是存在性的思,是本源性的思,而不是模仿、派生的思。但是自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以来,人被规定为有理性的动物,把理性看作人的本质,思就被作为人的一个本质特征固定下来,并逐渐发展为近代以来的主客体的对象性之思,表象性之思,并且在现代达到了顶端。

思被固定下来,也就是对思作了技术性的解释。“将思做技术的解释这回事可以回溯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他们那里,思本身就是一种技术,就是为做与做服务而进行考虑的手续。但这考虑在此已经是从实践和创造的角度来看的。”^{[1]360} 由于思被当作实践的或者是理论的东西固定下来,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科,比如“伦理学”,“逻辑”,“物理学”等就一次又一次从柏拉图学派中成长起来,这些学科的产生就把思变成了“哲学”,并使之一统江山,占据统

治地位。然而这种把思变为哲学的做法,却是对思的一种降格。海德格尔曾讽刺说:“这样的判断无异于按照鱼能够在岸上干地生活多久来评价鱼的本质能力。思登在干地上已经很久了,太久了。”^{[1]360} 然而,本质意义上的思是这样吗?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不能把思做这样解释,思之为思发生在区别之前,是一种源发的思,是对存在而非对任何其他物的思念。“这种思属于存在,因为它被存在抛入存在真理的真的境界中而且为此境界而被存在起作用的;这个思所思的就是存在。”^{[1]400} 因此,追问思把我们带上追问存在的道路上。

海德格尔首肯巴门尼德对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论述,他认为,传统的对巴门尼德论述思存关系问题不仅遮蔽其源始的意义,而且翻译也是不符合巴门尼德的原意^①。他认为,思既不是哲学之思也不是科学之思,存在也不是说的存在者的存在,而是存在本身。对海德格尔来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指的是思存的相互归属的同一,但同一并非相同,因为“在相同的东西中区别消失了。而在同一的东西中区别显现出来。一种思想愈明确地以同一方式为同一事情所关涉,则区别就愈是咄咄逼人地显现出来”^{[1]360}。他通过表示所属关系“的”字去说明思维和存在的双重联系。他说:“思是存在的,因为思是由存在发生,是属于存在的。思同时是存在的思,因为思属于存在,是听从存

^① 在关于巴门尼德的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熊伟先生翻译的是:“存在就是存在”(见《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第378页);陈小文先生翻译的是:“颖悟(思想)和存在是同一”(见《同一律》,第649页);孙周兴先生翻译的则是:“由于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存在者之觉知归属于存在”,等等。

收稿日期:2006-08-10

作者简介:吴书林(1977-),男,河南驻马店人,南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1]361} 思的双重意义就在于：思从属于存在，听从于存在。在德文中，“从属于”(gehören)与“同从(hören)”这两个词有字面上的联系，有相同的词根^[2]。思存在这一话语告诉我们，存在已听命地主宰其本质，思又完全献身于存在。“思完成存在对人的本质关系。思并不制造与影响此关系。思只是把此关系作为存在交付给它自己的东西向存在供奉出来。此一供奉的内幕就是存在在思中形成语言。”^{[1]359} 存在要显示出来，就必须通过思才能从遮蔽中的在场走上前台。只有在本真意义上的思才能真正地通达存在。存在作为存在本身，表面看起来好像距离人很远，但是实际上却是最近的东西。然而现在最近的却变为最远的，人只是醉心于存在者，完全把存在遗忘了。“若思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摆出来，思便确是指存在了。然而真实情况却是总只把存在者作为存在者来思而恰恰不是而且从来不把存在作为存在来思。”^{[1]375} 以往的哲学家只是关注存在者，而不是就存在本身论存在，“哲学从存在者出发思到存在者身上去，在过道中看了存在一眼”^{[1]375}。思必须真正的思存在本身，才能真正地让存在展现出来。

思维和存在的双重联系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共属关系，这种共属已经不是从“共”的统一性中得到规定，而是从“属”中得到规定。在这里“属”的意思就是归属入存在中，“如果我们把思想理解成人的标志，我们就会意识到一种有关人和存在的共属。”^{[1]651} 人和存在的共属告诉了我们什么？告诉了我们人和存在的根本性关系：我们人作为人就是被存在带到场，并且向存在敞开并被展现到存在的面前。现代人在技术座架的摆置下，人不再成其为人，已经变为持存物。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命运，我们必须正视它。“座架——假如我们现在还可以如是说的话——比所有的原子能和所有的机械本质更具有存在特性，比组织、信息和自动化的力量更具存在特性。”^{[1]656} 因此，座架不是危险的东西，座架就是我们的生存境域本身，因而座架就是危险本身，真正的危险本身。人和存在共属于“本有”中，而人和存在的根本的共属使我们看到了本有的第一次逼人的闪光，从而也使我们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座架，亦及那种使人和存在进入对可计算的东西的计算之中的相互逼索，作为本有向我们说出自己，而本有才首先使人和存在进入他们的本真状态中，那么，就有可能敞开一条道路，在此道路上，人得以更原初地去经验存在者，去经验现代技术世界整体，自然和历史，而首先是去经验他们的存在。”^{[1]659} 这就需要思去承担这个历史的重担，完成人类历史的天命。只有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要被思的东西时，我们才能真正地思，才能真正为我们要思的东西尽力。

二、思之发生

如果说思能够承载存在的历史天命，带领我们去通达

存在，那么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我们还能思吗？如果不能，那我们何以能走出这一命运？如果能，那么我们现在在思吗？答案是“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时代的最激发思的东西显明于：我们尚不会思”^{[1]1210}。我们尚不会思，这对于思了两千多年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具杀伤力的致命判决，并且此判决显得咄咄逼人。

我们尚不会思？提出这样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也许我们会感到不可思议，因为作为理性的动物的人，怎么会不会思呢？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人的理性思维正在显示着越来越大的威力，使社会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科学细致精密的思考更是深入到大到宇宙太空，小至分子、原子，“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做如此广泛的规划，如此多的调查，如此狂热的研究”^{[1]1232}。人类理性的洞察力和思考力取得了巨大的效用，怎么能说我们不会思呢？科学本身不正是“思”的担保吗？难道说正以加速度扫荡一切未知领域的科学也不会思吗？

海德格尔说：“科学并不思。科学不思是因为它的活动和方式及其手段规定了它不能思，亦即不能以思想家的方式去思。科学不能思，这不是它的缺陷，而是它的长处。正是这一长处确保它有可能以研究的方式进入其对象的领域，并在其中安居乐业。”^{[1]1209} 科学与技术具有相同的本质，它的研究也是以主客体的思维方式进行的，在海德格尔看来，科学的这种思维方式根本上是“算计性的思维”。人类在这条算计性“思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成果可以说是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当古往今来所有的人都涌入这条似乎可以无限延长的道路时，这条路就不知不觉地被提升为人类思维的唯一一条道路。而一旦一条道路变为唯一的，那么就会堵死了其他可能的思路，并且可能会淘空和救平其他思路的原创性。“思路”已经没有“思——路”了，只剩下一条现成的对象化的拥挤的路——计算性思维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人们都是以同一个面孔生活，同一套方法去思；看似观点新颖，有创新意识，五花八门的学术观点、理论、方法、体系等只不过是同一种本质下的变种而已。但是我们仍然不知，还在沾沾自喜的认为自己在思，其实正是这时“无思”已经袭击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给自己做任何姿态。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些似乎由于职业而思想的人，我们大家往往是能够思想贫乏的人了；我们所有人都是太容易无思想了。无思状态是一位不速之客，它在当今世界进进出出”^{[5]1232}。虽然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创新，尤其是思维创新，难道就保证，或者说就是在思吗？我们丰富多彩的、作为可能性的思路实际上早已经被算计性思路的绵绵延伸所吸尽了。

我们尚不会思，并不是说我们不能思，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放弃了思的能力，而是我们的这种能力被另外一种思维所遮蔽，使思本身抽身隐退，拒斥我们抵达它的企求。正如

海德格尔所言：“可是能够闲置的只是这样的东西，它于自身中是生长的根基，比如一块耕地。上面什么也不长的高速公路也从来不会是一块休耕地。正如因为我们是听者，所以才不会聋，正如因为我们曾年轻，所以才不会老，同样地，我们之所以也会变得思想贫乏甚至无思想，是因为人在其本质基础上具有思想的能力，具有‘精神和理智’，并且是被注定要去思想的。”^{[1]1232}所以说当今的人并不是丧失了思的能力，而只是在“逃避思想”。因为在这最激发思的年代里，我们尚不会思，不是人没有足够地转向那出自于自身而渴求思的东西，而是思自身的命运使然。思在它被人开始思的时候就已经使自己从人那里扭身而去了，但在它扭身的同时，它也出现了最激发人思的东西，并且同时向人发出了召唤。“应思的东西在扭身而去的时候就已经对人的本质发出呼唤了。”^{[1]1209}思抽身而去本身就是一个事件，它比任何一切现实的东西都具有当前性。它作为遮蔽的一面召唤着我们人的沉思的生命本质，让我们以关切柔和的目光去关注思，带领我们踏上思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思一直与我们结伴而行，引导我们去企达它本身。如海德格尔所说：“抽身而去的东西仍然在场，也就是说，它在招引我们，无论我们是否还记得它，或是否已把它全然忘却了。招引我们，就已经是在场的到达了。”^{[1]1211}无论思本身如何抽身隐退，并且是一如既往的掩而不露，只要我们一旦被作为被召唤者，那么就标明我们已经在思了。现在关键是我们如何才能作为这样的被传召者呢？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只有通过倾听才能知道我们的使命所在。

我们要去倾听这种思的召唤，倾听这种思向我们的允诺，这种允诺是对思的本真姿态的允诺。因为“思首先是一种倾听，是一种让自行道说”^{[1]1083}，而“倾听使我们逾越所有传统习见的藩篱，进入更为开阔的领域”^{[1]1215}，正是人在这种倾听中，以及对这种倾听的守护中，思才会涌现，才会莅临。我们才能去领会思的本真状态。

三、思之期备

现代技术通过其本质——座架把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作为持存物控制起来，使人处在最高危险的命运中，从而把人逼到了生存的危险边缘。人如何才能走出这一命运的控制呢？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只有通过思，我们才能对技术有所为有所不为，我们也才能走上一条返乡和归家之路，我们也才能得救，这就需要对思的期备。

“思的期备”在何种意义上理解呢？海德格尔引出了德国伟大的诗人荷尔德林给予我们的箴言：“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但在危险的地方，我们难道仓促上阵吗？难道还是随波逐流走在一代代人所走的拥挤的道路上吗？不能。因为“按照诗人的诗句，我们恰恰不可能指望能够在有危险的地方直接而毫无准备地把捉住那种救渡”^{[1]947}。这

就需要我们为救渡做好准备，作好一系列的思想步骤，思就是最根本的准备步骤。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对于这里所尝试的沉思来说，关键的是期备一个质朴无华的思想步骤。这种期备性的思想要旨在于揭示那个运作空间，在这个运作空间内，存在本身能够在人的本质方面把人重新纳入一种原初的关联之中。去期备，这乃是这样一种思想的本质。”^{[1]764}这种本质性期备的思没有现成的标准，也没有固定的概念能够表明它的特性。它显现自身的方式就是靠与表象性思维的区别，而且在这区别中也并不是和表象性思维做一番比较，它是在表象性思维以霸占的形式统治人的一切其他可能的思的方式的时候，顽强地以毫不起眼的的方式运行而显示着自己。这种思就是在这期备中，像牧人守护自己的牛羊一样，也像农夫呵护自己的种子一样，虽然它被表象性的思维深深遮蔽着，但它终究会显出自己的光彩。我们把种子播下去，也许我们从来看不到禾苗和果实，也许从来不知道收获。但是在我们把种子播进泥土的时候，我们播下的是希望，对这一希望我们从不企求什么。只是对它怀有深深的期备。

也许这种用情至深的守护并不能给我们应有的回报，我们也从不要求它给予我们什么；也许这种思比不上哲学家的伟大，或者更逊色于哲学。因为思“在工业时代被科学技术烙印了的公众状态中，这种思想所具有的直接的效果显然更逊色于哲学所具有的效果。”^{[1]1247}但是哲学作为现代技术的理论基础和根源，在现代已经达到了顶端，已经完结了。然而技术的最高危险的命运，对存在遗忘的天命却仍然晦暗不明。在我们这个技术横行的时代，“我们所思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眼下刚刚发端的世界文明终有一天会克服那种作为人类世界栖留的唯一尺度的技术科学工业之特性。”^{[1]1247}在对这种可能性的期待中，我们只是期待。在这期待中我们才有可能倾听到天命的道说，我们也才能真正地关注存在。期备性的守护就是留神关注存在的曾在和将到来的存在之天命，而我们也就在这期待中行走在这条道路上。这是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虽然“这条道路并不想成为拯救之路，也并不带来任何新的智慧”，但这条道路能为我们“开启出达乎存在之真理的要求的那种远景”^{[1]1186}。

作为期备性的思，是靠事物和世界在它们的自身性和未隐蔽状态中的更本源的表现来显示自己，靠存在本身的显露而得到完成的，而不是通过制造和控制加以完成的。技术座架造成的人失去自己的根基持存性，失去自己的家园的危险还不是真正的危险。真正危险的是人们对此毫无准备，没有能够进行真正的沉思。所以海德格尔叹息道：“真正莫测高深的不是世界变成彻头彻尾的技术世界。更为可怕的是人对这场世界变化毫无准备，我们还没有能力沉思，去实事求是地辨析在这个时代中真正到来的是什

么。”^{[1]1238} 我们只有踏上这条既遥远又艰难、然而又是最近的沉思之道路,我们才能重获人类的“根基持存性”。思要求我们“不是片面地系挚于一种表象,不是在表象向度上单轨行进。沉思之思要求我们,深入那自身内初看起来好像完全不集中的东西”^{[1]1238}。这就要求我们的一种生存态度的转变。

这种生存态度的转变也就是如何对待技术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解决技术问题的办法都没有切入现代技术的本质,他要求我们既不能完全盲目地抵制技术,也不能被技术所奴役,而是在我们利用技术对象的同时,又保留我们能够独立于技术对象之外。也即我们在利用技术对象时能够顺其自然,使物成为物,而不再使物变为持存物,同时还要防止技术对我们生命本质的压迫、扰乱和荒芜,因为我们是沉思的生命。基于此,海德格尔告诉我们,可以采取“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这两种关乎思的生存态度的转变。

一方面,“我们让技术对象进入我们的日常世界,同时又让它出去,就是说,让它们作为物而栖息于自身之中”。这种态度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对于物的泰然任之”^{[1]1239},一如庄子的“庖丁解牛”。“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倚,豁然向然,奏刀洪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嬉!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3]庖丁解牛并不在于他的技艺多么的高超,也不在于刀数十年仍若发新一样,而在于解牛中的得“道”,也就是没有把牛作为牛,作为一个对象而存在,而是目无全牛,在自己解牛的过程中发现道的存在,体会道的真谛。

另一方面,是对于神秘的虚怀若谷。在现代技术对物的一味促逼和索取,使自然完全暴露在光明之下,如海德格尔谈到的,当他看过从月球向地球的照片后,他就惊慌失措了,而且原子弹爆发的光亮要比一千个太阳的光还要亮,世界已经毫无秘密可言的状况下,“技术世界的意义遮蔽了自

身”^{[1]1240}。人类探寻自然秘密的欲望使自然万物一览无余地被逼迫地展现出来,万物自身自由的展现被深深的遮蔽在这种逼迫中。然而在我们欢欣鼓舞于自己的胜利时,在我们自以为可以穷尽世界的秘密时,这种秘密本身已经悄然隐退了。隐蔽自己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在更大程度上显示着自己的威力,所以我们只有“对在技术世界中的隐蔽的意义保持开放的态度”^{[1]1240},我们才能让神秘自由地显露,我们也才能体验到神秘之为神秘。

对于物的泰然任之和对于神秘的虚怀敞开给我们允诺一种可能性,让我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栖居在这个世界中,从而使我们能够重新赢获我们的根基持存性。然而这两种态度从来不会自动的落入我们的手中,“它们不是什么偶然的東西。两者唯从一种不懈的热烈的思中成长起来。”^{[1]1241}这就需要我们从对象性的思维解脱出来,进入沉思性的思维,去唤醒那被遗忘已久的存在本身。这也需要我们为此唤醒做好准备。思尽管随缘而生,但我们也不是无所作为,做好准备就是我们的所为。

思引导我们踏上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尽管只是一条林间小道。在此期间尽管充满了崎岖不平 and 困难,但是可能有一道微弱的光落到我们正在踏上的这条道路上。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以为我们人类在现代技术条件下所遭受的最高危险寻找解救之希望,从而能使我们人类诗意地栖居在这个本就属于我们万物的世界里。只要我们通过思的唤醒和期待,那么我们会“以一种变换的方式,在一个变化的时代里,约翰·彼德·海贝所言必将重新成为真实:‘我们是植物,不管我们愿意承认与否,必须连根从大地中成长起来为的是能够在天穹中开花结果’”^{[1]1241}。

参考文献:

- [1]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2] 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236.
- [3] 庄子集解·养生主[M]. 北京:中华书局,1999:28.

责任编辑 刘荣军

An Explanation of Heidegger's Thought

WU Shu-lin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As a thinker, Heidegger has dedicated his whole life to the thoughts. Facing the harass and the control of the essence of technology to man, he believes only thought can remind the Metaphysics of being and can find their lost homeland for romantically dwelling. It is necessary to explain Heidegger's thought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ossibility, occurrence and help of thought in order to highlight his questioning within the existence realm of modern human beings.

Key words: Heidegger; thought; being; modern technology